

瑞安文化老人

叶尚义 情系文艺 毕生求索

■记者 林晓

采访时间:
6月30日,7月2日
采访地点:
安居街叶家寓所等
采访人物:
叶尚义、叶胜(叶尚义大儿子)

在老城区安居街一幢不起眼的楼房里,记者采访了77岁的叶尚义老人,老人家居摆设虽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,但布置得雅致得当。“五斗柜”上摆放着早年流行的机械钟,在“三门衣柜”上,一把二胡挂在一侧,看起来有点寂寞。

此时,叶尚义老人正躺在一旁的床上,因为患病,老人的脚不停颤抖着。

叶尚义的老伴钟爱月说,老人患上帕金森综合症至今已有20年时间,前年一次腿部骨折,今年6月8日的腰部骨折,更加重了他的病情,使他患病卧床至今。

在采访中,记者得知,叶尚义老人每天仍坚持读书看报、坚持学习,并把它们视为快乐所在,意义所在。

与叶尚义老人交流时,他的声音沙哑,记者几次探头附耳过去,那些模糊不清的字句还是让人十分费解。因此,记者采访了他的大儿子叶胜。



黄云生 摄

叶尚义简介

叶尚义,1933年2月出生于瑞安市芳庄乡西屋村。1949年参加工作,历任小学教师,人事劳动科副科长、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平阳坑区副区长、县统计局局长、县计划办公室主任、县人民银行革委会主任、县文化局局长、市文联副主席(主持工作);1991年,他在办理退休手续后,仍担任市文联顾问,并主持《小花朵》刊物编篡发行工作,系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。

人生感悟:

走好人生的每一步,不要给自己留下什么遗憾。

亲友眼中的他:

张鹤鸣:叶尚义老师病情严重,半夜给我打电话,问《小花朵》编辑部搬哪去了?我说不是停刊了吗,哪儿还有《小花朵》。他听后,悲痛欲绝。于是,我约了冰子、尚江、善新等同志去看望他,他夫人说是吃药后的一种幻觉。有天晚上,他硬要夫人陪他到原《小花朵》办公室看一眼才肯回来。老先生对儿童文学事业的痴迷程度令人震撼,但他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,祝愿我的朋友多多保重!

曾一松:1978年,我在部队退伍后认识了叶尚义。他为人正派、待人热情,对大家很关心,工作很认真负责,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。《小花朵》在他的主持下,文化氛围搞得很活跃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林永良:1989年,我认识了叶老师。他是文化局、文联的“元老级”人物,工作认真仔细,为了做好瑞安的儿童文学事业,培养后人,花了不少心血。我认为所有的好的形容词用在他身上都非常合适,他是我非常敬重的人。

鼓励当工人的儿子多学习

记者:您父亲为瑞安的文艺事业作出很大贡献,不知他平时为人性格如何?

叶胜:父亲生活节俭,日子过得很清苦。他从不乱花钱,不贪图享受,但对于身边生活困难的同志,他总是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。在工作期间,他从不摆架子,总是那么平易近人,对山区来的同志也一视同仁,热情接待。

记者:您还记得哪些具体事情呢?

叶胜:在记忆中,父亲从没带家

人去什么地方旅游,他只在开会或工作时,经过杭州、上海等地,至今还没去过北京。连家里的电风扇和闹钟都用了30年了,他还舍不得丢掉。

记者:时下,像您父亲这样节俭的人已很少见了。

叶胜:是啊,他不仅自己这样节俭,也要求子女勤俭持家。记得1982年我结婚时,买了一个大约20元的吊灯装在婚房里,他知道后,狠狠地批评我,怎可买这么贵的灯?我当时感到很委屈,后来想想父亲说得对,那个吊灯已花费我当时近半个月的

工资。

记者:他从小如何教育你们的?

叶胜:我们家有机弟4人,父亲从小严格要求我们。1974年,我在湖岭农械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。父亲对我说:“你要多学习,即使在车间当一名普通工人,也要对人生充满信心,知识可以改变你的未来。”听了父亲的话后,我一直坚持读书学习,还去夜校上课。1984年,温州市劳改支队第一大队招考干部,我顺利考上了。父亲让我热爱学习的叮嘱,使我终生受益。

曾两次累倒在工作岗位

记者:听说,您父亲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,请您具体谈谈好吗?

叶胜:父亲工作认真讲原则。从我记事起,父亲经常在休息天去办公室工作,在家也时常见他深夜伏案工作的身影。特别是刚从“五七干校”出来不久,他更是加班加点拼命工作,以至积劳成疾,患上肺结核病,两次累倒在工作岗位上。一次是1969年县委革宣队进驻川和乡工作时;另一次是1971年在计划办公室工作时。

记者:他是个特别坚持原则的人吧!

叶胜:1974年父亲任文化局局长,当时瑞安还没有电视,业余文化生活极其匮乏,人们的娱乐地方就只

有电影院或戏院。当时,若有一部电影新片上映或有什么演出,那票就特紧张。我的同学、朋友认为我父亲是文化局局长搞几张票应该没问题,经常向我讨电影票和戏票,可父亲总说没有,弄得我特别尴尬。

记者:坚持原则的人可能会得罪人吧!

叶胜:可不是嘛,他这一生肯定得罪过人。在他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时,我有一位堂伯觉得他大小也是一个“官”了,想把他孩子的户口迁到瑞安城区,却被我父亲一口回绝了。后来,这位堂伯对父亲少不了怨恨。

记者:在计划经济时代,您父亲的工作岗位是很吃香的,您还记得在

这方面的事吗?

叶胜:在计划经济的年代,掌握物资审批大权的办公室主任确实是很吃香的位置,想巴结的人很多,我家经常门庭若市。但父亲始终坚持原则,该批的批,不该批的,坚决不批。有人甚至许诺,你子女以后到我单位上班,以此作为条件,或送钱物等,一概都被父亲拒之门外。但是,对于该帮助的人,父亲会不遗余力地解决。他在银行工作期间,当了解到银行干部职工住房困难时,就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,并亲自跑审批、落实地基等。最终基本解决当时银行干部职工的住房问题,但唯独没有他自己的份。至今,还有老同志念叨我父亲的好。

病榻上仍心系《小花朵》

记者:您父亲是瑞安首届文联主席,也是少儿刊物《小花朵》的编审,请您讲讲那期间的事。

叶胜:《小花朵》由金江先生在温州市区创办,后因金江应邀调到杭州创办《寓言》杂志,《小花朵》在老作家杨洛雨和父亲努力下落户到瑞安。1985年,由瑞安文联接办。当时,父亲任编审,还特邀彭文席老师任主编。那期间,他经常亲自修改编辑、校对,有时候,还带书稿回家让我一起校对。

记者:请您详细谈一谈当时情况。

叶胜:对一些小学生来信,父亲会不厌其烦认真地一一给予回复。在父亲带领下,《小花朵》的编委同仁埋头勤奋工作,从不计较报酬。长期以来,编辑部也没多少积蓄,直到《小花朵》创刊10周年庆典时,才独立安装一部电话机。好几次,我都看见他把稿子带回家,津津有味地欣赏,一字一句的点评。

记者:《小花朵》命运坎坷,后来被停刊,您父亲对此有何反应?

叶胜:《小花朵》的发行,从接办时的2万多册发展到后来的7.5万册,深受学校和少年儿童喜爱。杭州、温州、乐清、文成等学校也来征订,影响面比较广,并被列入《中国新闻年鉴》。后来,《小花朵》因没有申请到刊号而被停刊,他是那么的痛心,仿佛失去自己的孩子!一次又一次地提起,一次又一次地扼腕叹息。而在停刊前不久,《小花朵》刚被评为温州市优秀报刊,那奖牌还闪烁着金光呢。当时,《小花朵》虽停刊,而他仍然准时到编辑部上班,认真地将来稿一一登记,期待《小花朵》能有复刊的一天。

记者:《小花朵》的“离去”确实让人痛心,除此之外,您父亲还有什么喜好?

叶胜:在文联工作期间,他所接触的都是文学艺术界的人士,为了融入这个群体,更好地工作,他开始学书法、作诗,长年坚持不懈,功夫不负有心人,他有多首诗词入选《中国当代抒情诗词大典》。他还组织力量搜集、整理、编写、出版《瑞安市民间故事集、歌谣集、谚语》三套集成,参编人员受到省文化厅等5个部门的表彰。与周孔华合作编写并出版《仙岩》和《瑞安的风光和传说》等书。他还相继被瑞安诗词学会、温州诗词学会、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吸收为会员。

记者:您父亲是一位执著的人。

叶胜:他在临近退休时,不幸患上帕金森病,但他积极与疾病作斗争,仍然坚持工作。近几年来,由于帕金森病的严重困扰,他的手发抖无法拿笔,因药物的副作用又致使他时常产生幻觉,不能作诗、写字,但他还是时刻关心着他所钟爱的文学艺术事业。

父亲作为一名老党员、老干部,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光明磊落、无怨无悔,我作为他的儿子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。